



塘下目前尚无一本乡土文化书籍 小学毕业的竺胜忠奔波十余载，搜集整理相关素材 终于编撰了一本近400页的书《塘下乡村文化》的书里书外

书外

竺胜忠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企业主，自嘲是小学毕业的半文盲。他爱塘下的点点滴滴，从搜集资料到决定出书，期间没少受质疑，但是他坚持下来了，10余年来不辞辛劳，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最终完成了心愿。

如今，这本近400页的《塘下乡村文化》出版在即，作为主编的竺胜忠既兴奋又感慨。他说：我这个半文盲出书，很多人不敢相信，但在家人支持和朋友的帮助下，我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一次剪报萌发兴趣

今年57岁的竺胜忠是塘下韩田村人，和大多数韩田人一样，他年轻时就走上了创业之路，创办了一家汽配企业。

一位企业主怎么会想到出书？这和一张报纸有关。竺胜忠说，1997年，鑫田集团成立时在温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祝贺广告，他家的企业正是该集团下的110家成员企业之一。他觉得这一天值得纪念，于是便找到了刊登这一消息的报纸，并剪下来收藏。

这张剪报萌发了竺胜忠搜集报纸资料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订订不同类的报纸，并每天翻阅。和别人阅报的习惯不同，竺胜忠看报纸就瞄准两字——塘下，只要看到这两字，他的眼睛就发亮，然后细细阅读，并剪下来收藏。

当初只是想把塘下的资料搜集起来，闲来翻翻，纯粹是个人爱好，还没想到出书这件事。竺胜忠说。

从收集资料到出书

有一天，竺胜忠翻阅2003年出版的《大罗山志》，他发现该书内容包括仙岩卷、茶山卷、罗东卷，但塘下却没有一点信息。塘下文化底蕴深厚，却没有一本详细介绍塘下乡村文化的书籍，我觉得好可惜。竺胜忠说。一次在和朋友登大罗山时，他开玩笑道，有一天他会出一本有关塘下乡村文化的书籍。

真正坚定他出书想法的是2008年4月20日这天，他看到一张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表。竺胜忠认为，如今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历史文化，他搜集乡村文化资料并编辑成书，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

从那以后，竺胜忠经常早出晚归，到乡间搜集民间文化，到市志办、档案局、玉海楼等处翻阅史料，请耄耋老人讲述历史故事。

资料搜集到了，怎么写？这让竺胜忠又陷入困境。小学毕业的人能出书吗？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人，希望找个搭档，但收到的大多数是质疑声。但这并没有击垮他的信念。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朋友牵线，他认识了管庆濂（即该书中出现的编写者老管）。热心的老管十分敬佩他的这一精神，表示愿意协助他撰写文字。

出书的经过很曲折，但我还是幸运的。竺胜忠说。除了有老管的倾力支持，他还遇到了很多热心帮忙的人，比如他三天两头到市志办、档案局等处查阅资料，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嫌他烦，反而还很热情地予以帮助、指导。

感谢妻子鼎力支持

采访时，竺胜忠打开电子文稿，向记者一一介绍其中的内容。说到《尖山龙圣寺传说》这一篇文章时，他显得十分激动。

这一篇文稿4000多字，我足足花了2年时间。竺胜忠说，这是他第一篇自己搜集并撰写的文稿。由于这一传说已逐渐失传，没有人能完整地說出整个故事，他只能四处打听，把老人们讲述的故事加以拼凑、整理，再请老管帮忙撰写。

当时竺胜忠还兼顾公司的事，经常要好几天才能写上一小段，有时候自己看着不满意，又推倒重写。这样反反复复，经历了2年才得以完成。

由于他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出书一事上，公司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后来他索性撒手不做生意了，当起了全职作家。

为了出书把生意给扔了，家人怎么看呢？答案令人出乎意料。由于出书频频遭遇困境，竺胜忠几次三番想放弃，是他的妻子戴林英一直鼓励着他。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戴林英说，他坚持了这么多年，倘若放弃，他的愿望就永远实现不了，之前付出的努力也白费了。哪怕生活上省一些，也要支持他继续走下去。

妻子的一番话又让他重新起信心。这五六年，竺胜忠几乎每天5时就起床编写资料，直到晚上22时多才入睡。为了这本书，我也花了不少钱了，现在不讲究衣着，又戒了香烟，连小麻将也不玩了。竺胜忠笑言。

竺胜忠说：比我有文化的人比比皆是，我班门弄斧了。如今书籍已经在出版社排版，待发行后，大家若发现本书内容有差错的，烦请多多指教。

记者 苏磊磊

古村韩田

搜集者：竺胜忠 编写者：老管

韩田村，原名华田。大约在北宋初期，韩田村先人在此繁衍生息，在凤凰山西麓以农为业，以田养命。

相传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八月十七日晚，此地发生了一次大洪灾，海水猛涨，山与海连成一片，后人称韩田为山海镇。从前东洋侯宅门台上留有山海镇三字，可为佐证。据传那年秋天是一个多风多雨的季节，天昏地暗，温州变成风雨世界，水满全城，屋倒房塌，人畜被大水冲走。

传说杨府爷显圣救起百姓人家，在凤凰山顶上避难，大水过后，人们移迁到凤凰山脚安家落户，以种田、捕鱼、狩猎为生，繁衍后代，更名寒田。因沿海涂滩每年秋天多台风灾害，而老百姓对自然灾害无力抗拒，再加上住的都是小木屋，经台风一吹，大水一冲，难以逃生，遇到台风灾害人口所剩无几。

明成化五年(1469年)，韩姓首迁至韩坑浃，后迁至西洋安居，此地风水不错，背山面水，土地肥沃，所以后来有陈、曹、王、林、周、张、侯、竺、金、朱、宋、吴、钱、苏、涂、黄、郑、戴、蔡、蔡、章、薛、赵、李、陆、杨、冯、胡、施、孙、夏、木、单、仇等各姓搬迁来此居住，约在公元1800年，改名韩田。

韩田村有一个三百条扁担的传说。据传，韩田村人从明清开始就有农闲外出经商的习惯，每年农忙季节一过，一些青壮年劳动力肩挑扁担(三百条扁担是虚数，是指人很多)结伴出门，大部分人到宣平、遂昌、松阳、丽水等地做生意开店，少数人到福建闽北采购荔枝、龙眼、橘饼等，再挑到本县山区城乡出售，赚些辛苦钱，作家庭补贴费用。

韩田村在明嘉靖年间属崇泰乡六都韩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属罗阳镇六都韩田。民国35年(1946年)属塘下区罗阳乡韩田，实行保甲制度，西洋和后洋为一保，前岸和东洋各自一保。1949年谓塘下区罗阳乡韩田。1956年3月划归塘下乡韩田村。

闻名温瑞的韩田大河，南通瑞安两浦，北达鹿城五铺(每铺十里里)，内河交通便利，有泰利、永岗两艘轮船，梅头轮、鲍田轮，途经韩田直通温州、瑞安。

关于湧油寨，民间有两种说法：一、湧油寨址是大罗山尖山底东北600多米处，寨址建在半山腰之间，不容易找到，那里地形陡峭，进可攻，退可守。在那个没有机枪炮弹的年代，一夫当关，千军难攻。

大寨主舵立于此，东南沿海等地分有18个小寨，小寨兵勇寻找海上往来商船，以作打击，18小寨下设36个侦察点，侦查点在海上，有72处探索点，一有商船经过，他们举旗为号。旗分五色，黄旗一举喻示此次买卖很大，对方船上有能手，必须要经过总寨批准并调大队人马来打击抢货，举黄旗代表冒险，举黑旗代表一艘商船，只要几十号人手，一举即成，举红旗代表成功，举白旗代表抢不到货，喻示对方也是一只穷船。

总寨的寨主掌管一切，其他小寨寨主各自负责局下之事，以及到海上巡风。抢夺的货物由总寨舵主严格管理，按劳所得，论功分赏，赏罚分明。

沿海海面经常出现海贼，可是官兵到海上去剿，好似打游击，打一处换一处，无法根除海盗。明朝征南元帅，到沿海征讨海盗3年，无功而归，他面朝东方，仰呼一语：海水不干，海贼难断。

明末大海盗郑得胜，统领罗兵五万之众，根

踏碓

搜集者：竺胜忠 编写者：老管

这个古老的名称——韩田踏碓，上世纪60年代后出生者听起来会很陌生，什么叫踏碓？我不懂。在老一代人的心目中，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谷要变成米，必须要经过踏碓。踏碓是什么样，且听我慢慢说来。

韩田踏碓建在韩田岩头角，现在的中心街2号，另名碾米坊，是陈其奎在温州做长工学回来的一门手艺。他同陈其元兄弟二人建造了一间砖瓦结构屋子作为踏碓，四方形，像一座路亭，里面配置了两台谷碓、两台捣臼，一台风车，一座碾坝，大小米筛，舂斗，扫帚和竹箩等设备，为韩田村内和近邻的农户碾米。

踏碓的步骤是，首先将晒干的稻谷拨入谷碓里，用人工推磨的方法使谷壳和米粒分离，

将窖好的粗米拨到碾坝上进行细加工，将碾好的米拨下放在风车里，摇动风车，谷壳和米糠各自分道走了，白米流到下面的竹箩中来了。再将箩中米用米筛进行一番旋转筛选，纯米落在地上，米筛中还残留部分未碾好的谷粒。这部分谷粒须放在捣臼内再加工。如果部分农户人口少只碾几十斤谷子，即不需在碾盘上加工，在白中加工即成了。最后将白中米捣出来，再次经风车去糠、壳，即成白米。

来碾米的人将踏碓箩儿拿来，按自家加工大米的数量多少，量了一升或几升米，交踏碓主人作为酬谢加工费。自上世纪中叶，人们用柴油机做动力，用碾米机碾米后，该踏碓就被废弃了。



踏碓捣米图

书里

《塘下乡村文化》约400页，首印1000本，内容涵盖了有关塘下村庄的历史文化、传说、传记、文辞、地方风民俗和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等。目前该书还在排版中，记者从竺胜忠提供的电子文稿中摘录了部分，让读者先睹为快。

大罗山湧油寨

搜集者：竺胜忠 编写者：老管



大罗山尖山湧油寨遗址

扎大罗山，盆踞北龙、北鹿、南鹿诸岛，拥兵有序，海岛开荒，济贫抢富，是明末清初一代枭雄。后来清兵剿海盗，因海盗内部出现争强不和，郑得胜被清兵围困，在北鹿丁香坦全军覆没。

二、湧油寨又一种传说，当时大罗山尖山南麓有一座茂密的森林，海盗依靠深山天险为屏障和官兵周旋。官兵无法找到该寨地点，回京复命，只说大罗山无寨址，只有一些游勇贼兵，用打游击方法把官兵打得莫名其妙，所以又叫勇游寨。

凤凰山百家尖传说

搜集者：竺胜忠 宣传：韩毅发 编写者：老管



凤凰山百家尖杨圣观全景图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后出现了日月星辰，有一名治水能手大禹，他操劳一生，开天地凿长江，排黄河平东海，在大地西北昆仑山上有一对凤凰，它们看大禹如此为民操劳，便帮大禹开路，移山排水，在成功之时，这对凤凰操劳过度，筋疲力尽，长眠东海之滨，这对凤凰，对视而望，让人们怀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座凤凰山。

以前有一老人杨公，做了好多盛水用的木皮，拿到凤凰山脚售卖，他说：这是一种用解毒木料做的，有毒的水，如果经过这东西就余毒即解。他还宣称某月某日有洪灾来临，叫大家必须用这木皮打水，才能平安无事。

光阴荏苒，到了八月十七那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狂风大浪，大雨倾泻而下，房屋被大水冲毁，人畜被卷入水中，损失十分惨重。大水漫到韩田大坪山上，死鱼挂枝头，恶臭无比，人们在山顶上饥饿交迫，看到树上挂着的死鱼，人们去拿来煮着吃，食后肚腹疼痛，生命垂危。这时，百姓才想起老人指点的用木皮打水煮食物吃，果然应验，凡是用这木皮打水，吃后各人相安无事。大水退后，百姓为纪念杨公救命之恩，特立

一小庙，在凤凰山山顶，因杨公教起百姓人家，此山又名百家尖。

清咸丰三年，即1853年，老百姓将百家尖改为杨府庙，以此缅怀杨府爷丰功伟绩。1943年，由各方资助，修建了杨府庙，当时很多人以出海打鱼为业，大家都来求杨府爷保佑，希望平安顺利。在每年收网季节，广大渔民都用上等鱼虾来作供品供奉杨府爷，为求来年顺顺利利。

竺姓寻根问祖至奉化

搜集者：竺 混 编写者：竺胜忠

海安城是明朝洪武年间为防止沿海倭寇骚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建的。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派遣部队来东南沿海各所守卫，而海安所竺氏始祖即是在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奉徽按兵驻扎海城(海安所)携眷而居的抗倭十二将士之一。按民间传说，海安抗倭十二将士即是海安的十二大姓，包括竺、钱、林、蒋、王、周、吴、范、任、陈、陆、史等。

竺氏始祖是奉徽来海城，至今已繁衍有二十二世，约有600多年。竺氏三房，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竺氏第十四世从海安搬迁至韩田。但竺氏后代一直不知其原根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几任族长及老前辈曾多次提及竺氏姓族寻根之事，但一直无人担当此任。2009年6月，本族长及修谱理事会成员为了完成历代悬念已久的寻根遗愿，提名竺混来牵头，但当时他不敢接此重任，到了下半年，大家再次提出，最后他考虑到这是姓族里的一件大事，因此答应了，后来族里再配备了两个人协助他，竺混、竺濂、竺守镇三人于当年农历十一月初九日出门。

三人带着族谱和介绍信来到奉化，根据谱上提到的前竺、后竺、大埠竺等地名，在农村一路打听。最后总算发现一谱头上的后宅派九世图和源流迁派叙略上都有几个细小字注明云：居温州府海安所，和十六世宅派诗云：徙居温州府海安所，这样总算使时隔600多年的海安竺氏找到了始祖。

关于竺姓，还有一首忆祖诗：

韩田竺姓忆祖

竺祖前终初来村，各种困难尝苦酸。无田无地空无业，如何养生把根存。养命只得卖饼糖，辛劳困苦走忙忙。后转生意卖盆碗，沿村叫卖过弄巷。碗勺生意有广销，小船运输卖各村。初前生意多辛苦，温饱二字难难存。六月太阳猛如火，冬日雪飞冷更惨。日间串巷卖碗勺，夜睡殿角蚊蝇钻。吃苦耐劳有收获，勤俭治家更有方。俭省余钱买田种，五谷丰收辛苦甘。先开开创功绩大，今日幸福有小康。劝君莫忘炎黄祖，敬祖惜终后人贤。